

本草衍義

二

善甲

中醫學院
圖書館藏

金屑不曰金而更加屑字者是已經磨屑可用之義如王漿之義同一經不解屑為未盡蓋須烹鍊鍛屑為薄方可研屑入藥陶隱居云凡用銀屑以水銀和成泥若非鍛屑成薄焉能以水銀和成泥也獨不言金屑亦其闕也生金有毒至於殺人仍為難解有中其毒者惟鷓鴣肉可解若不經鍛屑則不可用顆塊金即兗山或至百十尺見伴金石其石褐色一頭如火燒黑之狀此定見金也其金色深赤黃麩金即在江沙水中淘汰而得其色淺黃此等皆生金也得之皆當銷鍊麩金耗折少塊金耗折多入藥當用塊金色既深則金氣足餘更防罨製成及點化者如此焉得更有造化之氣也若

本朝張永德字抱一并州人五代為潞帥淳化二年改并州初寓睢陽有書生鄰居卧病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永伍兩即置鼎中煮成中金永德懇求藥法生曰君當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鍛工畢升言祥符年嘗在禁中為方士王捷鍛金以鐵為金凡百餘兩為一餅輻解為八段謂之鴉嘴金初自治中出色尚黑由是言之如此之類乃是水銀及鐵用藥製成非造化所成功治焉得不差殊如惠民局合皂案雪用金蓋假其自然金氣尔然慈錫又東南方金色深西南方金色淡亦土地所宜也入藥故不如色深者然得餘甘子則體素亦相感

銀屑金條中已解屑義銀本出於礦須煎鍊而成故名

孰銀所以於後別立生銀條也其用與孰銀大同世有術士能以朱砂而成者有鉛汞而成者有焦銅而成者於復更有造化之氣豈可更入藥既有此類不可不區別其生銀即是不自礦中出而持然自生者又謂之老翁鬚亦取像而言之耳然銀質經言有毒生銀經言無毒釋者漏略不言蓋生銀已生發於外無蘊鬱之氣故無毒礦銀尚蘊蓄於石中鬱結之氣全未敷暢故言有毒亦惡錫

水銀 入藥雖各有法極須審謹有毒故也婦人多服絕娠今人治小兒驚熱涎潮往往多用經中無一字及此亦宜詳諦得鉛則凝得硫黃則結併棗肉研之則散別法煨為膩粉粉霜唾研斃虱調得之則明灌死中則令

尸後腐以金銀銅鐵置其上則浮得紫河車則伏唐韓愈云太學博士李千遇信安人方士柳貫能燒水銀為不死藥以鉛滿一鼎按中為空竇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為丹砂服之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誠工部尚書歸登自說既服水銀得病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推而為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因席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御史李虛中疽發其背死刑部尚書李潛謂曰我為藥誤遂死刑部侍郎李建一日無病死工部尚書孟簡邀我於萬州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

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後有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卒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金吾將軍李道古以柳貫得罪食責藥五十死海上此可爲誠者也斬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令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天當務減節臨死乃悔嗚呼哀也已今有水銀燒成丹砂醫人不曉研爲藥衣或入藥中豈不違誤可不謹哉

水銀粉下涎藥并小兒涎潮瘳癩多用然不可常服及過多多則其損兼行若兼驚則尤須審謹蓋驚爲心氣不足不可下下之裏虛驚氣入心不可治若其人本虛

便須禁此一物謹之至也

雄黃非金苗今有金窩處處無雄黃金條中言金之所生處處皆有雄黃豈處處皆得也別法治蛇咬焚之煉蛇遠去又武都者鑄磨成物形終不免其臭唐甄立言仕爲大常丞有道人病心腹癰煩彌二歲診曰腹有蠱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選吐一蛇如拇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此殺毒蟲之驗也

雄黃入藥最稀服石者宜審諦治外功多方士點化術多用亦未聞其終始如何畫工或用之

石硫黃今人用治下元虛冷元氣將絕久患寒泄脾胃虛弱垂命欲盡服之無不効中病當便已不可盡劑世人蓋知用而爲福不知用久爲禍此物損益兼行若俱

棄而不用當倉卒之間又可闕乎或更以法製掘火而
又常服者是亦弗思也在本朝則不言如此服良但專
治婦人不知者往往更以酒服其可得乎或臟中久冷
服之先利如病勢危急可加丸數服少則不効仍加附
子乾薑桂

陽起石如狼牙者佳其外色不白如薑石其大塊者亦
內白治男子婦人下部虛冷腎氣之絕子藏久寒須水
飛研用凡石藥冷熱皆有毒正宜斟酌

寒水石又謂之寒水石紋理通徹人或磨刻為枕以備
暑月之用入藥須燒過或市人燒入膩粉中以亂真不
可不察也陶隱居言夏月能為冰者佳如此則舉世不
能得似乎失言

石膏一書紛辨不決未悉厥理詳本經元無方解石之
說正緣唐本注石膏方解石大體相似因此一說後人
遂惑經曰生齊山山谷及齊盧山魯蒙山採無時即知
他處者為非今圖經中又以汾州者編入前後人都不
詳經中所言細理白澤者良故知不如是則非石膏也
下有理石條中經云如石膏順理而細又可明矣今之
所言石膏方解石二者何等順理細文又白澤者有
是則石膏也無是則非石膏也仍須是經中所言州土
者方可入藥餘皆徧見可略不取仲景白虎湯中服之
如神新校正仲景傷寒論後言四月已後天氣熱時用
白虎者是也然四方氣候不齊又歲中氣運不一方所
既異雖其說甚雅當此之時亦宜兩審若傷寒熱病或

大汗後脉洪大口舌燥頭痛大渴不已或著暑熱身痛
倦怠白虎湯服之無不効

磁石色輕紫石上輝澁可吸連針鐵俗謂之燿鐵石養
益腎氣補填精髓腎虛耳聾目昏皆用之入藥須燒赤
醋淬其玄石即磁石之黑色者也多滑淨其治體大同
小異不可不分而為二也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偏東
不全南也其法取新礦中獨縷以半芥子許蠟綴于針
腰無風處垂之則針常指南以針橫貫燈心浮水上亦
指南然常偏丙位蓋丙為大火庚辛金受其制故如是
物理相感爾

理石如長石但理石如石膏順理而細其非順理而細
者為長石治療亦不相遠

鐵礦於礦中鍊出者謂之生鐵鐵落斷而落者也鑄鐵
炒成熟鐵也剛鐵鍊鐵去滓者也鐵精針沙鐵漿已上
七等取汁各依經用鐵華粉鐵粉已上一二等燒煨取馬
嚼秤鍾車轄杵鋸已上五等特以其意使之耳其生鐵
既自火中煉石而出世謂之生鐵亦如炒脂麻取油謂
之生油其義亦同白油麻條中已著鐵粉以生薑汁調
擦眉上生眉毛鋼鐵今用柔鐵屈盤乃以生鐵陷其間
泥封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又曰灌鋼此蓋卓創之
鋼亦不免偽也蓋生鐵之堅及三四鍊則生鐵亦自熟
却是柔鐵而天下莫以為非磁州鍊坊方識真鋼凡鐵
之有鋼如麵之有筋濯洗揉麵既盡筋乃見煉鋼亦然
但取精鐵一百餘斤每鍛一火稱之遂輕累鍛稱之至

於不減耗此則純鋼也寔鐵之精純者雖百鍊不耗矣其色清明磨瑩之則黯黯而清且黑亦有鍊之盡全無鋼者繫地之所產精粗爾前所謂鐵精者其說有二陶隱居言出鍛竈中如塵紫色輕者為佳亦以磨瑩銅器用之日華子又云犁鑿尖浸水名為鐵精本條既言化銅則隱居所說是蓋鍛竈中塵紫摩銅則明浸犁鑿尖水非是

食鹽素問曰鹹走血故東方食魚鹽之人多黑色走血之驗故可知矣病嗽及水者宜全禁之北狄用以淹尸取其不壞也至今如此若中蚯蚓毒當以鹽洗沃亦可湯化飲汁其燒剥金銀鎔汁作藥仍須解州池鹽為佳齒縫中多血出常以鹽湯嗽即已益齒走血之驗也

太陰玄精石合他藥塗大風疾別有法陰證傷寒指田面色青黑六脉沉細而疾心下脹滿結硬躁渴虛汗不止或時狂言四支逆冷咽喉不利腹疼亦須佐他藥兼之圖經本草已有法惟出解州者良

鑿石堅重椎破如金色者佳

桃花石有赤白兩等有赤地淡白點如桃花片者有淡白地有淡赤點如桃花片者人往往鑄磨為器用今人亦罕服食

花乳石其色如硫黃本經第五卷中已著今出陝華間於黃石中間有淡白點以此得花之名今惠民局花乳石散者是此物陝人又能鑄為器圖經第一卷中易其名為花藥石是却取其色黃也更無花乳之名慮歲久

為世所惑故書之

珊瑚 治醫目今人用為點眼筋有一等紅油色有細縱紋可愛又一種如鈔丹色無縱紋為下入藥用紅油色者嘗見一本高尺許兩枝直上分十餘歧將至其顛則交合連理仍紅潤有縱紋亦一異也波斯國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船墮鐵網水底珊瑚所生磐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赤枝幹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繫網舶上絞而出之失時不取則腐

馬腦 非石非玉自是一類有紅白黑色三種亦有其紋如纏絲者出西裔者佳彼土人以小者碾為好玩之物大者碾為器今古方入藥絕可用此物西方甚重故佛經多言之其馬之土出既知謬言不合編入

白皮 白色圓如覆大馬杓上有百十枝每枝各槎牙分歧如鹿角上有細文起以指捺之鐺鐺然有聲此石花也多生海中石上世方難得家中自有其一木後又於大相國宮中見一本然其體甚脆不禁觸擊本條所注皆非是

石蠟 直是今之生蠟更無異處但有泥與麓石相着凡用須去其泥并麓石止用蠟磨合他藥點目中須水飛石蠟本經不收始自開寶本草添附其色如古塼上土盤結如楂梨大中空兩頭巨細一等無蓋不與石蠟同類蠟則真蠟也蛇非真蛇今人用之絕少

琅玕書曰三危既宅三危西裔之山也厥真惟球琳琅玕孔穎達以謂琅玕石似玉新書亦謂三苗西戎西域記云天竺國正出此物陶隱居謂為未名大丹名既是大丹名則本經豈可更言煮煉服之又曰可化為丹陶不合遠引非此琅玕也唐本注云是瑠璃之類且瑠璃火成之物琅玕又非火成經曰生蜀郡平澤安得同類言之其說愈遠且佛經所謂瑠璃者正如鬼谷珠之類乃火成之物也今人絕不見用

礬石并特生礬石博物志及陶隱居皆言此二石鶴取之以壅郊如此則是一物也隱居又言仙經不云特生則止是前白礬石今補注但隨文解義不見特生之意蓋二條止是一物但以特生不特生為異耳所謂特生者不附著他石為特耳今用者絕少惟兩字礬石入藥然極須謹用其毒至甚及至論鶴巢中者又却從謬說鶴巢中皆無此石乃曰鶴常入水冷故取以壅郊如此則鸕鷀鴈鷺之類皆食於水亦自繁息生化復不用此二石其說往往取俗士之言未嘗究其實而窮其理也嘗官於順安軍親檢鶴巢率無石矧礬石焉得處處有之然治久積及久病背腹冷有功直須謹用蓋其毒不可當

代赭方士爐火中多用丁頭光澤堅實赤紫色者佳白聖即白善土京師謂之白土子方寸許切成段鬻於市人得以浣衣今人合王瓜等分為末湯點一錢服治

痛赤 今公府用以飾椽柱者水調細末一二錢服以

治風癩

大鹽 新者不苦久則鹹苦今解州鹽池所出者皆成斗子其形大小不等久亦苦海水煎成者但味和二鹽互有得失入藥及金銀作多用大鹽及解鹽傍海之人多黑色蓋日食魚鹽此走血之驗也齒縫中血出鹽湯嗽之及接藥入腎北虜以鹽淹尸使不腐

戎鹽 成塚裁之如枕細白味甘鹹亦功在却血入腎治目中斑赤澁昏

鉛丹 本謂之黃丹化鉛而成別有法唐本注炒錫作然經稱鉛丹則炒錫之說誤矣亦不為難辨蓋錫則色黯暗鉛則明白以此為異治瘡及久積皆用

粉錫 胡粉也又名定粉止泄痢積聚及久痢

鉛霜 圖經已著其法治上膈熱涎塞塗木瓜失酸味金剋木也

古文錢 古銅焦赤有毒治目中瘡癩腐蝕壞肉婦人橫

逆產五淋多用非特為有錫也此說非是今但取景王時大泉五十及寶貨秦半兩漢莢錢大小五銖吳大泉

五百大泉當千宋四銖二銖及梁四柱北齊常平五銖爾後其品尚多如此之類方可用少時常自患暴赤目

腫痛數日不能開客有教以生薑一塊洗淨去及以古青銅錢刮取薑汁就錢稜上點初甚苦熱淚養面然終

頃後有患者教如此點往往疑惑信士點之無不獲遂愈更不可再作有瘡者不可用

論今方家絕可用以此故商客無利不販賣醫者由是委而不用兼所出惟蜀郡有之蓋亦不廣也餘如經

水調一盞如稠粥揀好糯米粒全者半置灰中半灰外經宿灰中米色變如水精若人手面上有黑蟹字及紋刺先微微以針頭撥動置少許如水精者於其上經半日許蟹汁自出剔去藥不用且不得着水三二日愈又取新硬石灰一合以醋炒調如泥於患徧風牽口喝邪人口脣上不患處一邊塗之立便牽正

諸家止解灰而不解冬亦其闕也諸灰一烘而成惟冬灰則經三四月方徹爐灰既曉夕燒灼其力得不全燥烈乎而又體益重今一藝而成者體輕蓋火力劣故不及冬灰耳若古緊面少容方中用九燒益母灰蓋

取此義如或諸方中用桑灰自合依本法既用冬灰則須爾唐本注云冬灰本是藜灰未知別有何說又湯火灼以餅爐中灰細羅脂麻油調羽掃不得着水仍避風

伏龍肝婦人血露蠶沙一兩炒伏龍肝半兩阿膠一兩

同為末温酒調空肚服二三錢以知為度本條中有東壁土陳藏器云取其東壁土又乾也今詳之南壁土亦向陽又乾也何不取蓋東壁常先得曉日烘炙日者太陽真火故治瘟瘧或曰何不取午盛之時南壁土而取日初出東壁土者何也火生之時其氣壯故素問云少火之氣壯及其當午之時則壯火之氣衰故不取寔用此義或曰何以知日者太陽真火以水精珠或心凹銅鑑向日射之以艾承接其光聚處火出故知之

半天河水 一水也然用水之義有數種種各有理如半
天河水在上天澤水也故治心病鬼疰狂邪氣惡毒腫
雪水 大寒水也故解一切毒治天行時氣溫疫熱癩丹
石發酒後暴熱黃疸**井華水** 清冷澄澈水也故通九竅
洗目膚醫及酒後熱痢後世又用**東坡水**者取其快順
疾速通關下萬者也**回瀾水** 取其回旋留止上而不下
者也

菊花水 本條言南陽鄆縣北潭水其源悉芳菊生被崖
水為菊味此說甚恠且菊生於浮土上根深者不過尺
百花之中此特淺露水泉莫非深遠而來况菊根亦無
香其花當九月十月間止三兩旬中焉得香入水也若
因花而香其無花之月合如何也殊不詳水自有甘淡

鹹苦焉知無有菊味者嘗官於永耀間公幹至洪門北
山下古石渠中泉水清徹眾官酌而飲其味與惠山泉
水等亦微香世皆未知之烹茶無相宜由是知泉脉如
此非緣浮土上所生菊能變泉味博識之士宜細詳之
藥水 不可同李實飲令人霍亂吐利

熱湯 助陽氣行經絡患風冷氣痺人多以湯濯脚至膝
上厚覆使汗出周身然別有藥亦終假湯氣而行也四
時暴泄利四支冷臍腹疼深湯中坐浸至腹上頻頻作
生陽佐藥無速於此虛寒人始坐湯中必戰仍常令人
伺守

銅砂 金銀有偽投鎔鍋中其偽物盡消散矧人腹中有
久積故可潰腐也合他藥治目中醫用之須水飛過入

藥器中於重湯中煮其器使自乾殺其毒及去其塵穢
石 含化燕津治喉中腫痛南上痰熱初覺便治不能
成喉痺亦緩取効可也南番者色重褐其味和其効速
西戎者其色白其味焦其功緩亦不堪作鐸

石 所在皆有須不見日色旋取微白者佳治丁腫殊
効

自然銅 有人飼折翅鴈後遂飛去今人打撲損研極細
水飛過同當歸沒藥各半錢以酒調頻服仍以手摩痛
處

石 今人用者如蜆蛤之狀色如土堅重則石也既無
羽翼焉能自石穴中飛出何故只墮沙灘上此說近妄
唐本注永州上崗上掘深丈餘取之形如蚶而小重如

石則此自是一物餘說不可取潰虛積藥中多用

石 瘧家或用纜過劑則吐瀉兼作須濃研菘豆汁仍
兼冷水飲得石腦油即伏今信州鑿坑井下取之其坑
常封鎖坑中有濁綠水先絞水盡然後下鑿取生砒謂
之砒黃其色如牛肉或有淡白路謂石非石謂土非土
磨研酒飲治癖積氣有功纔見火便有毒不可造次服
也取砒之法將生砒就置火上以器覆之令砒煙上飛
着覆器遂凝結纍然下垂如乳尖長者為勝平短者次
之圖經言大塊者其大塊者已是下等片如細屑者極
下也入藥當用如乳尖長者直須詳謹

石 水飛治目中醫今皮作家用之磨皮上垢無出此
石石鱗條中云浮石平無毒止渴治淋殺野獸毒合於

此條收入

金星石 **銀星石** 治大風疾別有法須燒用金星石於蒼石內外有金色麩片銀星石有如銀色麩片又一種深青色堅潤中有金色如麩片不入藥工人碾爲器或婦人首飾餘如經

石腦油 真者難收多滲蝕器物今入藥最少燒煉或須也仍常用有油去聲器貯之又研生砒霜入石腦油再研如膏入研鍋子內用淨瓦片子蓋定置火上俟鍋子紅泣盡油出之又再研再入油再上火凡如此共兩次即砒霜仗

本草衍義卷第六

本草衍義卷之七

天麻 天麻苗也然與天麻治療不同故後人分之為二經中言八月採根曝乾故知此即苗也

麥門冬 麥門冬之類雖曰去心但以水清瀉使周潤滲入肌俟軟緩緩擘取不可浸出脂液其不知者乃以湯

浸一二時柔即柔矣然氣味都盡用之不効乃曰藥不神其可得乎治肺熱之功為多其味苦但專泄而不專

收寒多人禁服餘如一經
麥門冬 根上子也治心肺虛熱并虛勞客熱亦可取苗

作熟水飲
麥門冬 其長如大拇指肥實皮色褐氣味辛烈須米泔浸

洗再換泔浸二日去上麤皮白木 麤促色微褐氣味亦

微辛苦而不烈古方及本經止言木未見分其蒼白二種也

只緣陶隱居言木有两种自此人多貴白者今人但貴其難得惟用白者往往將蒼木置而不用如古方

平胃散之類蒼木為最要藥功尤速殊不詳本草元無白木之名近世多用亦宜兩審嵇康曰聞道人遺言餌

木黃精令人久壽亦無白字
地黃 葉如甘露子花如脂麻花但有細斑點北人謂之

牛姪子花莖有微細短白毛經只言乾生二種不言熟者如血虛勞熱產後虛熱老人中虛燥熱須地黃者生

與生乾常慮大寒如此之類故後世改用熟者蒸曝之法以細碎者洗出研取汁將麤地黃蒸出曝乾投汁中浸三二時又曝再蒸如此再過為勝亦不必多此等

乾生二種功治殊別陶但云擣汁和熬殊用工意不顯其法不注治療故須悉言耳

世又謂之蘭蓀生水次失水則枯根節密者氣味足有人患遍身生熱毒瘡痛而不痒手足尤甚然至頸而止粘着衣被曉夕不得睡痛不可任有下俚教以菖蒲三斗剉日乾之搗羅為末布席上使病瘡人恣卧其間仍以被衣覆之既不粘着衣被又復得睡不五七日之間其瘡如失後自患此瘡亦如此用應手神驗其石菖蒲根絡石而生者節乃密入藥須此等

澤瀉其功尤長於行水張仲景曰水摘渴煩小便不利或吐或瀉五苓散主之方用澤瀉故知其用長於行水本經又引扁鵲云多服病人眼誠為行去其水張仲景八味丸用之者亦不過引接桂附等歸就腎經別無他意凡服澤瀉散人未有不小便多者小便既多腎氣焉得復實今人止洩精多不敢用

山藥按本草上一字犯 英廟諱下一字曰頽唐代宗名豫故改下一字為藥今人遂呼為山藥如此則盡失當日本名慮歲久以山藥為別物故書之此物貴生乾方入藥其法冬月以布裹手用竹刀子削去皮於屋簷下風逕處盛竹篩中不得見日色一夕乾五分俟全乾收之惟風緊則乾速所以用乾之意蓋生濕則滑不可入藥熟則只堪嚼亦滯氣餘如經

菊近世有二十餘種惟單葉花小而黃綠葉色深小而薄應候而開者是也月令所謂菊有黃華者也又鄴

州白菊單葉者亦入藥餘醫經不用專治頭目風熱今
多收之作枕

白草 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糙澁似有
白毛實作角生如相思角作一本生子如小扁豆齒嚙
不破今出河東西界入藥須微炙不爾亦微涼生則味
不佳

人參 今之用者皆河北摧場博易到盡是高麗所出率
虛軟味薄不若潞州上黨者味厚體實用之有據土人
得一窠則置於版上以色絲纏繫根頗纖長不與摧場
者相類根下垂有及一尺餘者或十歧者其價與銀等
稍為難得

石斛 細若小草長三四寸柔韌折之如肉而實今人多
以木斛渾行醫工亦不能明辨世又謂之金釵石斛蓋
後人取象而言之然甚不經將木斛折之中虛如禾草
長尺餘但色深黃光澤而已真石斛治胃中虛熱有功
牛膝 今西京作畦種有長三尺者最佳與從蓉浸酒服
益腎竹木刺入肉嚼爛罨之即出

細辛 用根今惟華州者佳柔韌細直深紫色味極辛
嚼之習習如椒治頭面風痛不可闕也葉如葵葉亦黑
非此則杜衡也杜衡葉形如馬蹄下故俗云馬蹄香蓋
根似白前又似細辛襄漢間一種細辛極細而直色黃
白乃是鬼督郵不可用

前胡 本經並無一字治勞今人治勞方中鮮有不用者
嗚呼凡此誤世甚多嘗原病勞有一種真藏虛損復受

邪熱邪因虛而致勞故曰勞者牢也當須斟酌用之如
經驗方中治勞熱青蒿煎丸用此胡正合宜耳服之無
不効熱去即須急已若或無熱得此愈其雖至死人亦
不怨目擊甚多日華子又謂補五勞七傷藥性論亦謂
治勞之羸瘦若此等病苟無實熱醫者執而用之不死
何待注釋本草一字亦不可忽蓋萬世之後所誤無窮
耳苟有明哲之士自可處治中下之學不肯考究枉致
淪沒可不謹哉可不戒哉如張仲景治寒熱往來如瘧
狀用柴胡湯正合其宜

意文此李商隱大倉銘中所謂意以似珠不可不虞
者也取仁用本經云微寒主筋急拘攣拘攣有兩等素
問註中大筋之受熱則縮而短縮短故擊急不伸此是因
熱而拘攣也故可用意以仁若素問言因寒即筋急者
不可更用此也凡用之須倍於他藥此物力勢和緩須
倍加用即見効蓋受寒即止能人筋急受熱故使人筋
攣若但熱而不曾受又亦能使久筋緩受濕則又引長
無力

集解陶隱居云其葉擣取汁服療洩精大誤矣此藥甘
滑利小便走泄精氣經云主小便赤下氣有人作菜食
小便不禁幾為所誤

藥性葉至初春亦可煮作菜食凌冬不凋悴唐武后
九燒此灰入緊面藥九燒之義已具冬灰條中

考專泄決胃腹間滯塞冷氣他則次之得橘皮肉豆
寇生薑相佐使絕佳効尤速又一種嘗自岷州出獲得

生青木香持歸西洛葉如牛蒡但狹長莖高二四尺花
黃一如金錢其根則青木香也生嚼之極辛香尤行氣
附錄 附叢木中即便蔓延花實無綠葉此爲草中之
異其上有莧絲下有茯苓之說未必耳已於茯苓條中
具言之

巴戟天 本有心乾縮時偶日落或可以抽摘故中心或
空非自有小孔子也今人欲要中間紫色則多僞以大
豆汁沃之不可不察外堅難染故先從中間紫色有人
嗜酒日須五七盃後患脚氣甚危或教以巴戟半兩糯
米同炒米微轉色不用米大黃一两剉炒同爲末熟蜜
爲丸溫水服五七十九仍禁酒遂愈

本草衍義卷之七

肉蓯蓉圖經以謂皮如松子有鱗子字當為殼於義為允又曰以酒淨洗去黑汁作羹黑汁既去氣味皆盡然嫩者方可作羹老者苦入藥少則不効

蒺藜有兩等一等杜蒺藜即今之道傍布地而生或生墻上有小黃花結芒刺此正是墻有茨者花收摘陰乾為末每服三二錢飯後以溫酒調服治白癩風又一種白蒺藜出同州沙苑牧馬處黃紫花作莢結子如羊內腎補腎藥今人多用風家惟用刺蒺藜

防風黃耆世多相須而用唐許胤宗為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脉沉難對醫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床下氣如霧

熏薄之是夕語

千歲蠶唐開元末訪隱民姜撫已幾百歲召至集賢院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鬢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終南往往有之帝遣使多取以賜老臣詔天下使自求之擢撫銀青光祿大夫號冲和先生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餅之延年狀類葛粉帝取之作湯餅賜大臣右驍騎將軍甘守誠曰常春者千歲蠶也旱藕者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酒漬藤飲者多暴死乃止撫內勸請求藥牢山遂逃去今書之以備世疑

黃連今人多用治痢蓋執以苦燥之義下俚但見腸虛滲泄微似有血便即用之更不知止又不顧寒熱多少但以盡劑為度由是多致危困若氣實初病熱多血痢

服之便止仍不必盡劑也或虛而冷則不須服餘如經
藍實即大藍實也謂之蓼藍非是爾雅所說是解諸藥
等毒不可闕也實與葉兩用注不解實只解藍葉為未
盡經所說盡矣藍一本而有數色刮竹青綠雲龜青藍
黃豈非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生葉汁解藥毒此即
大葉藍又非蓼藍也蓼藍即堪採汁染翠碧花成長穗
細小淺紅色

景天陶隱居既云今人皆益盛養之於屋上即知是草
藥又言廣州城外有一株云可三四圍呼為慎火木既
曰云即非親見也蓋是傳聞亦非誤耳乃陶之輕聽也
然極易種但折生枝置土中頻澆溉旬日便下根濃研
取汁塗火心瘡甚驗乾為末水調掃瘡風赤腫癩熱者

蒲黃處處有即蒲樵中黃粉也今京師謂樵為蒲樵初
得黃細羅取萼別貯以備他用將蒲黃水調為膏擘為
塊人多食之以解心臟虛熱小兒尤嗜涉月則燥色味
皆淡須蜜水和然不可多食令人自利不益極虛人

蘭草諸家之說異同是曾未的識故無定論葉不香惟
花香今江陵鼎澧州山谷之間頗有山外平田即無多
生陰地生於幽谷益可驗矣葉如麥門冬而闊且韌長
及一二尺四時常青花黃中間葉上有細紫點有春芳
者為春蘭色深秋芳者為秋蘭色淡秋蘭稍難得一蘭
移植小檻中置座右花開時滿室盡香與他花香又別
唐曰樂天有種蘭不種文之詩正為此蘭矣今未見用
者本經蘇注八月花白此即澤蘭也

茵陳蒿張仲景治傷寒熱甚發黃者身面悉黃用之
効又一僧因傷寒後發汗不徹有留熱身面皆黃多劫
期年不愈醫作食黃治之治不對病不去問之食不減
尋與此藥服五日病減三分之一十日減三分之二
十日病悉去方用山茵陳山梔子各三分秦艽升麻各
四錢末之每用三錢水四合煎及二合去滓食後溫服
以知為度然此藥以茵陳蒿為本故書之

麥門冬苗高四五尺春亦為麥秋深結角其子生角中
如羊腎今湖南北人家園圃所種甚多或在村野成段
種蜀本圖經言葉似首宿而闊大甚為允當

白蜜今出川中大塊其裏色白不油色嚼之微辛甘者
佳他種不入藥止可為末煎湯沐浴藥今人所出最
多頭面風不可闕也然須以他藥佐之沈括云予一族
子舊服苦蘗醫鄭叔能見之云苦蘗不可久服多人
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又朝士張子通之妻病腦風
服苦蘗甚久亦一旦暴亡皆目見者此蓋單服耳若單
服既久則走散真氣既使他藥佐使又不久服中病便
已則於能至此也

五苓子今華州之西至秦州皆有之方紅熟時採得蒸
爛研濾汁去子熬成稀膏量酸甘入蜜再火上待蜜熟
俟冷器中貯作湯肺虛寒人可化為湯時時服作果可
以寄遠本經言溫令食之多致虛熱小兒益甚藥性論
以謂除熱氣日華子又謂暖水臟又曰除煩熱後學至
此多惑今既用之治肺虛寒則更不取除煩熱之說補

下藥亦用之入藥生曝不去子

旋花蔓生今之河北京西關陝田野中甚多最難鋤艾
治之又生世又謂之鼓子花言其形肖也四五月開花
亦有多葉者其根寸截置土下頻灌溉方涉旬苗已生
蜀本草圖經是矣

本草衍義卷之八

本草衍義卷之九

當歸廣雅云山蘄古片當歸也似片而麓大說文云蘄草也生山中者名辟音百新書圖經以謂當歸片類也在平地者名片生山中麓大者名當歸若然則今川蜀皆以平地作畦種尤肥好多脂肉不以平地山中為等差但肥潤不枯燥者佳今醫家用此一種為勝市人又以薄酒洒使肥潤不可不察也藥性論云補女子諸不足此說盡當歸之用矣

全用根其品亦多須用花紅而單葉山中者為佳花葉多即根虛然其根多赤色其味澁若或有色白麓肥者益好餘如經然血虛寒人禁此一物古人有言曰減方藥以避中寒誠不可忽

生薑治暴逆氣噤二兩皂子大下嚙定屢服屢定初得寒熱痰嗽燒一塊冷嚙之終日間嗽自愈暴赤眼無瘡者以古銅錢刮淨薑上取汁於錢背點目熱淚出今日點來日愈但小兒甚懼不須疑已試良驗

煎藥出鄭州者佳剪去節半兩以蜜一匙匕同炒良久以水半升煎俟沸去上沫再煎去三分之一不用滓病瘡疱倒靨黑者乘熱盡服之避風伺其瘡復出一法用無灰酒煎但小兒不能飲酒者難服然其效更速以此知此藥入表也

高根澧鼎之間冬月取生葛以水中揉出粉澄成塚先煎湯使沸後擘成塊下湯中良久色如膠其體甚韌以蜜湯中拌食之擦少生薑尤佳大治中熱酒渴病多

行小便亦能使人利病酒及渴者得之甚良彼之人更切入煮茶中以待賓但甘而無益又將生葛根煮熟者作果賣虔吉州南安軍亦如此賣

苦參 九月十月間取穰以乾葛粉拌焙乾銀石器中慢火炒熟為末食後夜臥以沸湯點一二錢服治肺燥熱渴大腸秘其根與貝母知母秦艽黃芩之類皆治馬熱

苦參 有朝士苦腰重久坐旅拒十餘步然後能行有一將佐謂朝士曰見公日逐以藥揩齒得無用苦參否曰始以病齒用苦參已數年此病由苦參入齒其氣味傷腎故使人腰重後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揩齒歲久亦病腰自後悉不用腰疾皆愈此皆方書舊不載者

有人病遍身風熱細癩痒痛不可任連背頸臍腹及近隱處皆然涎痰亦多夜不得睡以苦參末一兩皂角二兩水一升揉濾取汁銀石器熬成膏和苦參末為丸如梧桐子大食後溫水服二十至二十九次日便愈

石龍芮 今有兩種水中生者葉光而末圓陸生者葉有毛而末銳入藥須生水者陸生者又謂之天灸取少葉揉繫臂上一夜作大泡如火燒者是惟陸生者補陰不足莖常冷失精餘如經

瞿麥 八政散用瞿麥今人為至要藥若心經雖有熱而小腸虛者服之則心熱未退而小腸別作病矣料其意者不過為心與小腸為傳送故用此入小腸藥按經瞿麥並不治心熱若心無大熱則當止治其心若或制之

不盡須當求其屬以衰之用八政散者其意如此

白芷 直是也出吳地者良經曰能蝕膿今人用治帶下腸有敗膿淋漓不已腥穢殊甚遂至臍腹更增冷痛此蓋為敗膿血所致卒無已期須以此排膿白芷一两單葉紅蜀葵根二兩芍藥根白者白礬各半兩礬燒枯別研餘為末同以蠟丸如梧子大空肚及飯前米飲下十九或十五丸俟膿盡仍別以他藥補之

杜蘅 用根似細辛但根色白葉如馬蹄之下市者往往亂細辛須如此別之爾雅以謂似葵而香是也將杜蘅與細辛相對便見真偽况細辛惟出華州者良杜蘅其色黃白拳局而脆乾則作團

紫苑 用根其根柔細紫色益肺氣經具言之唐本注言無紫苑時亦用白苑白苑即女苑也今本草無白苑之名蓋唐脩本草時已刪去

百合 張仲景用治傷寒壞後百合病須此也莖高二尺許葉如大柳葉四向攢枝而上其顛即有淡黃四花四垂向下覆長藥花心有檀色每一枝顛須五六花子紫色圓如梧子生於枝葉間每葉一子不在花中此又異也根即百合其色白其形如松子殼四向攢生中間出苗

酸漿 今天下皆有之苗如天茄子開小白花結青殼熟則深紅殼中子大如櫻亦紅色櫻中復有細子如落蘇之子食之有青莖氣此即苦耽也今圖經又立苦耽條類然重複本經無苦耽

石香薷陶隱居云方藥不復用俗無識者本經諸家所注不相應若果是馬蘭則日華子不當更言亦可為蔬菜食蓋馬蘭其葉馬牛皆不食為纒出土葉已硬况又無味豈可更堪人食也今不敢以蠶繭實為馬蘭子更俟博識者

石香薷處處有之不必山巖石縫中但山中臨水附崖處或有之九月十月尚有花

本草衍義卷之九

本草衍義卷之十

蘭 百草中惟此不顧冰雪最先春也世又謂之鑽凍雖在冰雪之下至時亦生芽春時人或採以代蔬入藥須微見花者良如已芬芳則都無力也今人又多使如筋頭者恐未有花爾有人病嗽多日或教以然款冬花三四枝於無風處以筆管吸其煙滿口則嗽之數日効

牡丹 用其根上皮花亦有緋者如西洛潛溪緋是也今禁苑又有深碧色者惟山中單葉花紅者為佳家禪子次之若移枝接者不堪用為其花葉既多發奪根之氣也何以知之今千葉牡丹初春留花稍多來年花枝并葉便瘦多是開不成市人或以枝梗支售於人其乖殊甚

白苑 一名白苑或者謂為二物非也唐刪去白苑之條甚合宜陶能言不能指說性狀餘從經中所說甚明今直取經

澤蘭 按補注云葉如蘭今蘭葉如麥門冬稍闊而長及一二尺無枝梗殊不與澤蘭相似澤蘭纔出土便分枝梗葉如菊但尖長若取其香嗅則稍相類既謂之澤蘭又曰生汝南大澤傍則其種本別如蘭之說誤矣

白菊 性沉寒入下焦熱血痢則可用若虛寒人及水瀉白痢即未可輕使

白芨 保定肺氣治嗽多用白而長於細辛但麤而脆不以細辛之柔以溫藥相佐使則尤佳餘如經

體如栝樓其殼徑寸一種長二寸許上微圓下尖長七八月間熟紅赤色殼中子如螳螂頭者今人又謂之赤電子其根即土瓜根也於細根上又生淡黃根三五相連如大指許根與子兩用紅子同白土子治頭風

續命草今南方多有生陰濕地不必荆楚形如水荇而

小面亦光潔微尖為異今人謂之連錢草蓋取象也葉葉各生搥爛貼一切熱毒癰疽等秋後收之陰乾為末

水調

香附子其根上如棗核者之謂之香附子亦入印香中亦能走氣今人多用雖生於沙草根然根上或有或無有

薄軟皮紫黑色非多毛也刮去皮則色白若便以根為之則誤矣其味苦

鼠粘子是子也今謂之牛蒡未去蔓時又謂之鼠粘子根謂之牛蒡風壅涎唾多咽噎不利微炒同入京芥穗

各一两甘草炙半兩併為末食後夜卧湯點二錢服當緩取効子在粵中蔓上有細鈎多至百十謂之芒則誤矣根長一二尺麓如拇指煑爛為菜

小薊皆相似如花如髻但大薊高二三尺葉皺小薊高一尺許葉不皺以此為異小薊山野人取為蔬甚適用雖有微芒亦不能害人

艾葉乾搥篩去青滓取白入石硫黃為硫黃艾灸家用得米粉少許可搥為末入服食藥入硫黃別有法

香 今人人事治也音為苦脯堪嚼京城市者甚多然治傷疾仍須禁食鹽餘方家亦罕用

菟葵 綠葉如黃蜀葵花似拗霜甚雅形如至小者初開單葉蜀葵有檀心色如牡丹姚黃藥則蜀葵也唐劉夢得還京云唯菟葵燕麥動搖春風者是也

白藥 今為治馬肺熱藥有效

懷香子 今人止呼為茴香治膀胱冷氣及痲痛亦調和胃氣唐本注似老胡荽此誤矣胡荽葉如蛇床懷香徒有葉之名但散如絲髮特異諸草枝上時有大青蟲形如蠶治小腸氣甚良

鬱金 不香今人將染婦人衣最鮮明然不奈日炙染成衣則微有鬱金之氣

肉豆蔻 對草豆蔻言之去殼只用肉肉油色者佳桂味薄瘦虛者下等亦善下氣多服則泄氣得中則和其氣

茅香 花白根如茅但明潔而長皆可作浴湯同橐本尤佳仍入印香中合香附子用

青黛 乃藍為之有一婦人患臍下腹上下連二陰遍滿生濕瘡壯如馬瓜瘡他處並無熱痒而痛大小便澁出黃汁食亦減身面微腫醫作惡瘡治用鰻鮓魚松脂黃丹之類藥塗上瘡愈熱痛愈甚治不對故如此問之此人嗜酒貪啗喜魚蟹發風等物急令用溫水洗拭去膏藥尋以馬齒莧見四兩爛研細入青黛一兩再研勻塗瘡上即時熱減痛痒皆去仍服八政散日三服分敗客熱

每塗藥得一時又藥已乾燥又再塗新濕藥片如此三日減三分之一五日減三分之二自此二十日愈既愈而問曰此瘡何緣至此曰中下焦蓄風熱毒氣若不出當作腸癰內痔仍常須禁酒及發風物然不能禁酒後果然患內痔

香至枯乾猶香入藥絕可用婦人浸油飾髮香無以加此即蕙草是也

天麻用根須別藥相佐使然後見其功仍須加而用之人或蜜漬為果或蒸煑食用天麻者深思之則得矣苗則赤箭也

走腸胃中冷氣嘔吐心腹兩痛多服走泄真氣令人腸虛下重

紫里色四稜高瓣深今經中謂之稜瓣深似令人難解秋末冬初人將入鼎澁其仁味如椰子肉經不言用仁為復用皮今按文味甘即是用肉然難得仁蓋絕小今醫家或兼用殼

利州路甚多葉冬亦不凋然不似冬青蓋柔而不光潔不深綠花細碎數十房成一朶冬生春開此木也今居草部恐未盡善

大黃損益前書已具仲景治心氣不足吐血衄血瀉心湯用大黃黃芩黃連或曰心氣既不足矣而不用補心湯更用瀉心湯何也答曰若心氣獨不足則不當須吐衄也此乃邪熱因不足而客之故吐衄以苦泄其熱就以若補其心蓋兩全之有是證者用之無不効量虛實用藥

薺荒治肺熱氣奔促嗽逆肺癰排膿陶隱居云俗方用此乃名薺荒今別有薺荒所謂亂人參者便是非此桔梗也唐本注云陶引薺荒亂人參謬矣今詳之非也隱居所言其意止以根言之所以言亂人參唐本注却以荒難之乃本注誤矣

連珠今惟用連珠者然經中不言此藥專於行水攻決為用入藥須斟酌

子子子子之味有甜苦兩等其形則一也經既言味辛苦即甜者不復更入藥也大槩治體皆以行水走泄為用故曰久服令人虛蓋取苦泄之義其理甚明藥性論所說盡矣但不當言味酸

堯花今京洛間甚多張仲景傷寒論以堯花治利者以其行水也水去則利止其意如此然今人用時當以意斟酌不可使過與不及也仍須是有是證者方可用

葉如大菊又如艾蒿八九月有花大如梧桐子花淡黃綠繁茂圓而覆下亦一異也其香過於菊行痰去頭目風其味甘苦辛亦走散之藥也其綻花四月



五月有花別一種非此花也第八卷已具

烏頭為末細調治馬疥痒

烏頭鳥喙天雄附子側子凡五等皆一物也止以大小長短似像而名之後世補虛寒則須用附子仍取其端平而圓大及半兩以上者其力全不僭風家即多用天雄亦取其大者以其尖角多熱性不肯就下故取數散也此用烏頭附子之大略如此餘二等則量其材而用之其炮製之法經方已著

射干此乃荀子所說西方之木名曰射干者也注復引本草曰不合以射干為木殊不知五行止以水火木金土而言之故儒者以草木皆木也金鈔皆金也糞土皆上也灰火皆火也水池皆水也由是言之即非佛經所

言火宅喻之獸及阮公所云臨晉城者之亦况本經亦曰一名草薑故知是草無疑今治肺氣喉痺為佳日華子曰大小似高良薑赤黃色此得之

半夏今人惟知去痰不言益脾蓋能分水故也脾惡濕濕則濡而困困則不能制水經曰濕勝則瀉一男子夜數如廁或教以生薑一兩碎之半夏湯洗與大棗各三十枚水一升瓷瓶中慢火燒為熟水時時呷數日便已

常山常山苗也治瘧多吐人其他亦未見所長此草也慮歲久人或別有異論故預云餘如經

常山蜀漆根也亦治瘧吐痰如雞骨者佳

青相子經中並不言治眼藥性論始言之能治肝藏熱毒衝眼赤障青盲蕭炳可云理眼日華子云益腦髓

耳目鎮肝今人多用之治眼殊不與經意相當

白藜及古今眼餌方少有用者多見於欬瘡方中二物多相須而行

青蒿今青蒿也在剋有之得春最早人剔以為蔬根赤葉香今人謂之青蒿亦有所別也但一類之中又取其青者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高叢之間時有一兩窠迥然青色土人謂之為香蒿莖葉與常蒿一同但常蒿色淡青此蒿色深青猶青故氣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深青者為勝不然諸蒿何嘗不青

